



据说

爱这个东西有一个最大的敌人，

那就是“聪明”。

聪明人喜欢猜心，

却不知道猜来猜去，

不是伤了别人的心，

就是丢了自己心。

司冥 著

何处锦绣不灰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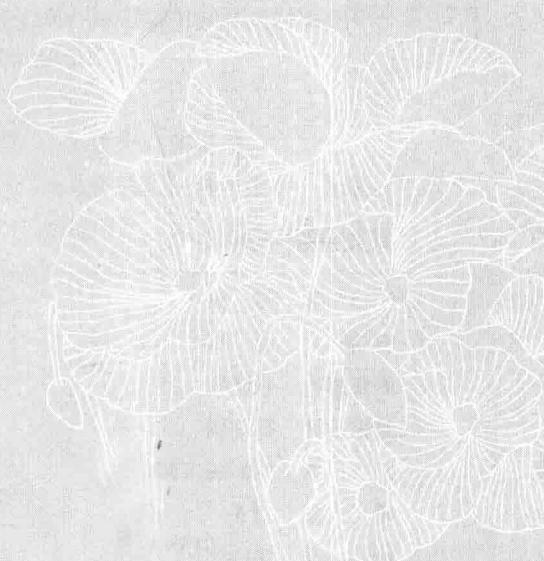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女孩儿童出版社

司溟 著

何处锦绣不灰堆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处锦绣不灰堆 / 司溟著.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85-7629-0

I. ①何…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6672号

何处锦绣不灰堆

作 者 司 濉

出版人 刘 刚

责任编辑 张晓峰

封面设计 孙姝颖

开 本 71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23.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44803

发行科：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7629-0 定价：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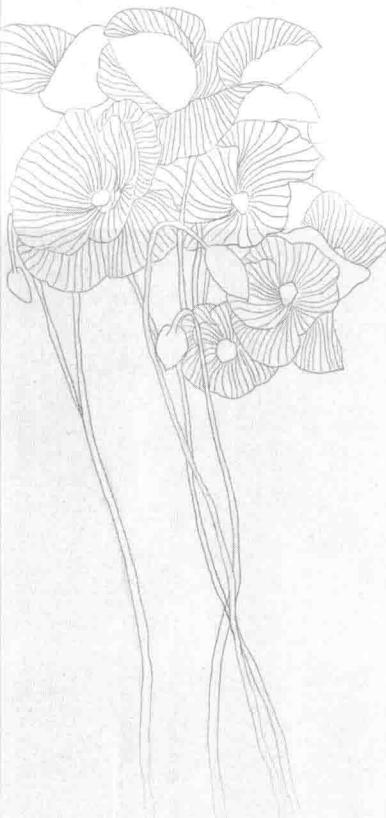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5644803



目 录

【上部·骊歌一叠】

第十章 云鬓乱	楔子 虞美人	001
第九章 子夜歌	第一章 永遇乐	004
第八章 拂霓裳	第二章 菩萨蛮	008
第七章 广寒秋	第三章 苏幕遮	013
第六章 如梦令	第四章 金错刀	018
第五章 忍泪吟	021	024
第四章 金错刀	028	032
第三章 苏幕遮	036	041
第二章 菩萨蛮		
第一章 永遇乐		



第十一章 花间意

第二十 章 风蝶令

第十二章 斗婵娟

第二十一 章 凤求凰

第十三章 叨叨令

第二十二 章 丁香结

第十四章 卜算子

第二十三 章 伤情思

第十五章 花非花

第二十四 章 献衷心

第十六章 一剪梅

第二十五 章 行路难

第十七章 念奴娇

第二十六 章 女冠子

第十八章 九回肠

第二十七 章 蝶恋花

第十九章 一斛珠

第二十八 章 二色莲

第二十九 章 潇潇雨

第三十 章 忆多娇

076 072 067 063 059 055 052 048 044

133 128 123 118 113 107 103 098 093 087 082

第三十一章	华胥引									
第三十二章	误佳期									
第三十三章	画楼空									
第三十四章	点绛唇									
第三十五章	两同心									
第三十六章	天香引									
第三十七章	好事近									
第三十八章	双飞燕									
第三十九章	锦帐春									
第四十章	要孩心									
第四十一章	浣溪沙									
第四十二章	怨三三									
第四十三章	醉吟商									
第四十四章	升平乐									
第四十五章	字字双									
第四十六章	生查子									
第四十七章	小桃红									
第四十八章	剑器近									
第四十九章	惜余欢									
第五十章	凤孤飞									
179	174	169	166	162	158	153	148	145	142	138
219	214	211	207	202	197	193	188	184		



【下部·锦堂春慢】

第五十一章 意难忘	第五十九章 芳心苦								
第五十二章 风流子	第六十章 山渐青								
第五十三章 归字谣	第六十一章 玉团儿								
第五十四章 好女儿	第六十二章 回心院								
第五十五章 冉冉云	第六十三章 五更转								
第五十六章 双蕖怨	第六十四章 鸳鸯梦								
第五十七章 击裙腰	第六十五章 何满子								
第五十八章 击鼓乐	第六十六章 君不悟								
第五十九章 花心动	第六十七章 看花回								
257	252	248	242	239	233	228	224		
305	299	294	288	284	279	274	269	265	261

第六十九章	拨棹子
第七十章	迈陂塘
第七十一章	夜如年
第七十二章	阵破乐
第七十三章	双红豆
第七十四章	定风波
第七十五章	小阑干
第七十六章	青玉案
第七十七章	咏捣练
第七十八章	凤凰间

353 348 343 338 331 327 323 320 315 311

【番外一】

【番外二】

虞美人

夜色深沉，天空是美得令人窒息的孔雀蓝。

虞璟知道，她离伦敦越来越远，离他，越来越近。

身旁的座椅已经放平，琥珀正香甜地睡着。虞璟伸手为孩子理了理沾在额角的碎发，视线却黏在女儿脸上，久久难以收回，仿佛透过这宁静的睡颜看见了另外一张脸——男子乌黑的额发抵在雪白的枕头上，长而密的睫毛在眼窝处投下小片珠灰色的阴影。清俊的面容，和年龄所赋予的坦然交织在一起，像傍晚时分退了潮的沙滩，干净得不见一丝混乱和杂质。睡梦中的他不再是那个政坛上深沉莫测的苏书记，反倒更像一个小孩子。

虞璟有些狼狈地转过头去，舷窗上隐隐绰绰照出她五官的影子。这么些年，她容颜依旧，一颗心却老了。

开了阅读灯，毫无睡意的她拿起空姐送来的一沓报纸。油墨香里女明星像蝴蝶一样在富豪大亨之间飞来飞去，被狗仔拍到永远都是笑吟吟地来一句“咪咁啦，我哋只系老朋友啫”；靠科技起家的豪门世家为了求男孙，举家去庙里烧香磕头；为了120平方米的公寓，相恋8年的情侣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虞璟只觉得更加烦郁不堪。

这世上除了两脚的人，没有任何其他动物需要操心这么多事。它们一切都按照生理本能，生活反而比人类愉快得多。

丢开报纸，虞璟拿起一本《人物》翻阅起来，只希望能赶快在千篇一律的励志传奇里被瞌睡虫俘虏。触目所及都是“夏季温斯特论坛”的相关报道。

虞璟一目十行地匆匆扫过，然而翻到“专题人物”的时候，一张睽违了近四年

的男人的脸孔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她面前。

照片上的只是男人的侧脸，高挺的鼻梁下是紧紧抿着的薄唇，眼睫微垂，叫人看不透他的眼神。男子穿着白衬衣，最上面两粒纽扣开着，没有系领带，黑色的手工西装贴着他宽厚的肩膀展开，使得他浑身上下流露出一种儒雅的性感来。

《苏君俨——君子俨然》

这是人物采访的标题，二号的黑体字，有几分触目惊心的味道。

虞璟觉得这个主笔肯定没有查过《汉语大词典》。

“俨”除了庄重严肃的释意之外，分明还有“宛如，很像真的”的意思。“君俨”不就是说“像君子一样”吗，也就等同于“伪君子”。

她曾经笑吟吟地拿他的名字如此打趣，喊他“伪君子”。他却只是饶有兴致地挑高了英挺的剑眉，然后轻舒长臂，将她箍进怀里，轻笑道：“我一向都是白天做君子，晚上做伪君子，莫非你的意思是希望我白天也变身为君子？”

虞璟觉得眼眶有些发热。

“在蔺川市委书记苏君俨身上的光环实在太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双料硕士，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当然也是全国最英俊的。”

虞璟唇畔不由流露出一丝笑意，什么时候素来以笔风稳健而著称的《人物》杂志也开始在八卦噱头的路上狂奔而去了？当真是“全民娱乐”的风潮太劲了吗？还是她在那个保守的国度待得太久了？

她忍不住去看这篇采访者，明显是个女人的名字，虞璟忍不住又笑了笑。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虞璟开始心惊，原来这些年来他政绩如此显赫，旧城区改造，科技卫星城，还曾经因为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被送进医院抢救。

眼眶一酸，虞璟死死捂住嘴巴，从喉咙深处发出压抑的呜咽声，因为怕惊醒了睡梦里的孩子，泪水无声地滑落到腮边，打湿了杂志，铜版纸上的印刷字都变得有些模糊和扭曲。

采访实录最后，注定是扒隐私的问题。

记者：苏书记，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却还一直未婚，我想替广大未婚女青年问一个问题，您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还是“众里寻她千百度”？

苏君俨（淡笑）：其实我是“只影向谁去”，你信吗？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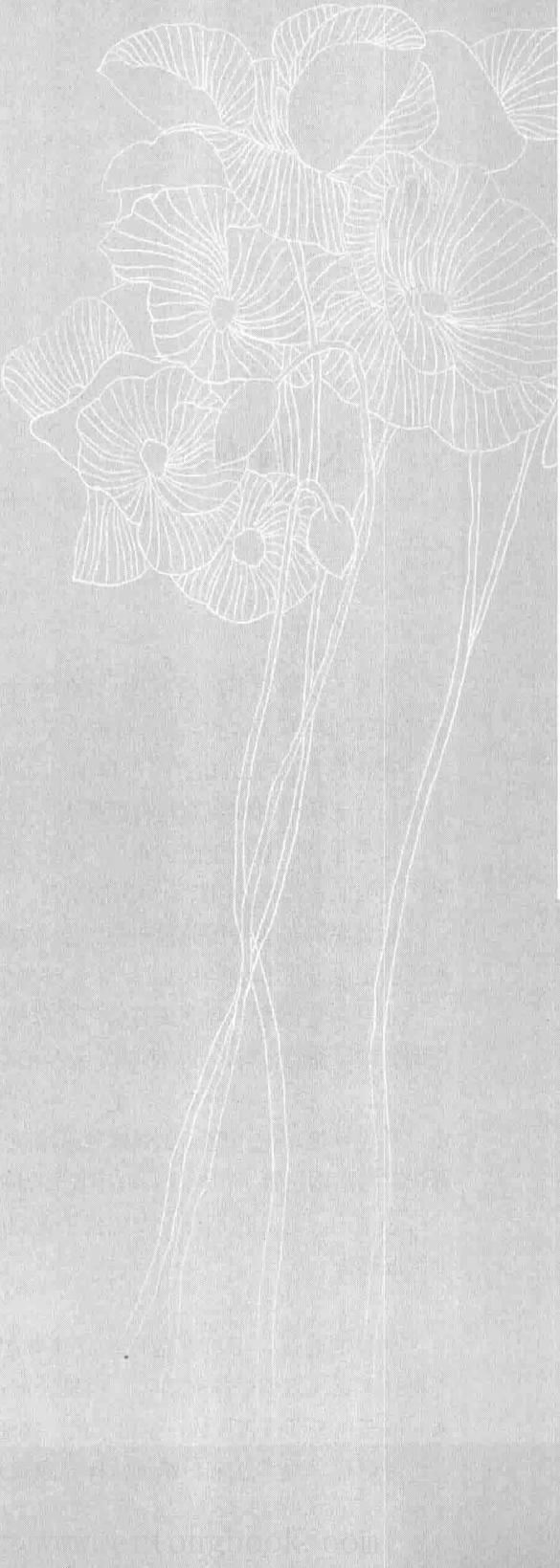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君俨……”泪眼迷蒙里，虞璟低低地唤出了这个令她魂牵梦萦的名字。

【上部・骊歌一叠】



永遇乐

这是一条狭窄逼仄的小巷，水泥电线杆上悬挂着一盏昏暗的路灯，铁质的灯帽已经被锈蚀得不成样子，就连灯泡也是黑乎乎的。

夜已经很深了，却有一个纤细的人影不紧不慢地走着，走近了才发觉是一个女生。一袭粉红色的短旗袍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的小西装，莹洁的一段小腿裸露在外面。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右肩上挎着包，左手却提着一双大红色的高跟凉鞋，尖细的金属跟上闪烁着冷冽的寒芒。

远处不时传来凄厉的猫叫声，女生却似恍若未闻，肩线依旧绷得笔直，保持着原先的步速走在小巷的中线上，未见丝毫偏移。

小巷两边都是一些老式公房，斑驳破旧，女生很快转身进了其中一幢。黝黑的门洞如同可怖的怪兽，立刻吞噬了女生的身影。

“一、二、三……十一、十二……”默数着台阶，女生在顶楼的一扇门前止了步。从包里摸出把钥匙，凭着感觉对准锁眼，她用左手的后三指钩住凉鞋的带子，食指和拇指则拉紧了门把手，右手捏着钥匙使劲一转，门开了。

进了门，连灯也不开，女生摸黑走到床榻前，扔下鞋子和挎包就直直地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早晨的时候，手机在包里疯狂地响起来，虞璟将头埋进枕头里，不去管它。不料打电话的人似乎很有毅力，手机铃声一直在室内回荡。她终于睡眼惺忪地坐起来，恼怒地拉开挎包拉链，摸出手机，接通，“喂——”

“阿璟，快点过来！建筑结构与建筑力学今天换了老师，要点名，快点来啊！”

理科楼304，快点快点！”

虞璟的瞌睡虫立刻全被吓跑了，“小九，今天不是没有建筑结构和建筑力学吗？”

那边的声音压低了，“你忘了，上周不是说调课的吗？快点过来啊！理科楼304。”

“好！我就来！”虞璟连刷牙洗脸都顾不上了，脱了外套，一把抓起挎包，穿着旗袍帆布鞋就出了门。

她狂奔到巷子口，才拦了一辆出租车，“师傅，麻烦去青木大学。”

在车上，虞璟从包里掏出一副眼镜戴上，焦急地看着手机。完了完了，如果缺勤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期末的奖学金评定的，她不由催促道：“师傅，麻烦开快点，我赶时间。”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她一眼，加快了速度。

付了三十块的打的费，虞璟连五块钱找零都来不及拿，就一路狂奔向理科楼。“噔噔”跑上三楼，她觉得心脏简直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了。

教室后门关着，秦艽就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正苦着一张脸，示意她完蛋了。

虞璟吸了口气，理了理头发和衣服，走到教室门口，口齿清楚地喊了一声：“报告。”

顾场澄眉毛微扬，打量着这个女生。虽然他更喜欢女人穿旗袍搭配绣花鞋，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女生这样混搭也别具一格。

他收回眼神，扫过点名册，“虞璟？”

“嗯。”

“迟到一次，平时成绩扣十分。”

“嗯。”虞璟很平静地应了一声，“老师，我可以进去了吗？”

“当然。”顾场澄有些惊讶于她不卑不亢的态度。

建筑设计这个专业属于工科范畴，女生很少，虞璟就在满教室男生的注视下大大方方地走到后排秦艽的旁边，双手捋过旗袍的下摆，缓缓坐下。

这女生有点意思，顾场澄心里评价道。

秦艽看着虞璟的装扮，悄悄问道：“你今天改走萝莉路线了？”

虞璟微微一笑，“忘了换衣服了。”

秦艽盯着她，“阿璟，你晚上到底在哪里做兼职？”

虞璟别开眼睛，语气有些冷淡，“小九，是朋友就不要问。”

秦艽叹了口气，不再追问。

下了课，虞璟和秦艽两个人刚出教室，就看见走廊那头急急走过来一个高挑的男生。看见虞璟，男生皱眉问道：“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为什么不

接？你不知道我很担心吗？”

虞璟眉毛不易觉察地一抖，平静地说了一声：“抱歉，昨晚画图没有注意。”

秦艽轻轻扯了扯虞璟的袖子，“好好和他解释，我先走了。”说完，秦艽朝男生打了个招呼，“清佑学长，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咯。”

李清佑露齿一笑，“慢走啊，小九。”

等到秦艽渐渐走远了，李清佑这才收敛笑意，黑着脸将虞璟从头到脚打量一遍，“怎么穿成这样来上课？”语气有些不满。

虞璟突然觉得有些厌倦，她没有吱声，只是漠然地注视着走廊地砖的花纹。

李清佑无奈地叹了口气，揉揉她的头发，牵起她的手，“对不起，我刚才话太冲了，你别往心里去，我只是担心你。”

“我知道。”虞璟任由他牵着。

细碎的阳光透过广玉兰的枝叶缝隙洒在两人身上，一时间谁都没有再说话。

李清佑是经济学院大四的学生，也是学生会主席。不同于那种肤色白皙、秀气斯文的男生，他有着健康的麦色肌肤，非常阳光，尤其是笑起来，还会露出两排灿烂的白牙齿。

不少路过的女生看见李清佑，都会递过去一个欲语还休的眼波，个别活泼的还会喊一声“李清佑”。而李清佑都会笑呵呵地和她们打招呼。

他和虞璟相识是在他大二的时候，那时虞璟还是大一新生。李清佑和几个舍友正结伴去食堂吃晚饭，有一个女生一声不吭地将传单塞到他们几个人手里。

他的一个舍友看都没看，随手就要扔掉，那个原本已经退到一边的女生突然开口：“那位穿宝蓝色卫衣的男同学，麻烦你尊重我的劳动成果，要扔的话请您高抬贵脚多走几步，不要让我看见。”

那个男生有些恼火地瞪她一眼，却见那女生毫不示弱地回瞪他，虽然戴着眼镜，眸子却依然清亮。

“算了算了，我个大老爷们儿，不和你们娘们儿计较。”男生是东北人，自己找台阶下。

却见那女生冷冷地瞄了他一眼，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我不知道，不过‘娘们儿’一般是对已婚已育女性的口头称呼，所以你明显措辞不当。”

那个男生的眼珠子简直要掉出来了，脸也涨得通红。最后还是李清佑出来打圆场，拉走了舍友，这才作罢。不过，他却也因此对这个伶牙俐齿的女生有了印象。

后来又经常在学校图书馆看见刻苦攻书的她，这个女生的五官虽不是那种一眼可见的漂亮，细细咂摸起来却十分有味道。他很喜欢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看她的一举一动。

这个女生似乎受过专业的礼仪训练，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迥异于普通女生的气质。即便一个轻巧的蹙眉，由她做出来，似乎都比旁人有韵味许多。

终于，长久的窥探被她发现了。他记得那天，虞璟径直走到他面前，冷冷地看着他，“同学，你最喜欢吃什么？”

李清佑愣住了，“糖醋排骨”脱口而出，答案溜出嘴角才觉得这问题也忒诡异了点吧？

“我长得像糖醋排骨吗？麻烦你不要老用一副要吃人的目光看着我！”

李清佑尴尬地挠挠头，自己的目光有这么赤裸裸吗？

虞璟转身离开了，束起的马尾随着她的步伐左右晃动着。李清佑这才回过神，抓起包就追了上去。

“同学，我对你不是食欲，我保证。”

虞璟停住脚步，懒洋洋地一笑，反问他：“不是食欲，莫非，是肉欲？”

李清佑面红耳赤，这个女生好生猛。

虞璟冷哼一声，一甩头，马尾辫骄傲地扬起一条曲线，消失在了夜色里。

至此，李清佑下定决心要追到她。

大三时，他终于和虞璟走到了一起。众人都惊讶不已，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看上虞璟。要知道，在众人眼里，虞璟不过是一个中人之姿、个性古怪的女生，大概除了成绩好，也就没什么优点了。

虞璟突然叹了口气，“你还是这么招人。”

李清佑仅余的一丝抑郁之气也被这话抚平了，他笑眯眯地低下头，凑近虞璟的耳畔，“再怎么招人，我都是你的。”

虞璟有些羞恼地瞪他一眼，“说什么蠢话！”

李清佑心里偷乐，好久看不见她这样可爱的表情了，“对了，我妈妈想喊你明天中午去我家吃饭。”

“我不去。”虞璟下意识地拒绝。

李清佑只当她是害羞，“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吧！再说你又不丑，我爸妈一定会喜欢你的。”

“我不想去。”虞璟坚持。

李清佑脸色有些难看了，“虞璟，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这和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关系？”虞璟皱眉看着他。

“因为我想要和你永远在一起，所以我希望能得到父母的祝福。”李清佑按住她的肩膀，一脸的恳切。

虞璟终究还是被“永远”这个美妙的词汇蛊惑住了，“好吧，我去。”

李清佑高兴地在她脸颊上一吻，“太好了。”

菩薩蠻

虞璟抱着果篮和花束站在学校大门外面的梧桐树下，等着李清佑来接她。突然，她感觉小腿膝盖后弯处被人一顶，她腿一软，险些摔倒。一双手连忙扶住了她，李清佑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你没事吧？我和你闹着玩的。”

虞璟瞥他一眼，没好气地回他一句：“幼稚！”

李清佑已经转到前面，有些吃惊地看着她，“你的眼镜呢？”

虞璟的眼镜从来不肯摘下，理由是当众摘眼镜有种在人前脱衣服的污秽感。今天头一回看见不戴眼镜的她，李清佑才发现原来她的眼睛这么漂亮。

“我戴了隐形眼镜。走吧，时间不早了。”虞璟眼帘微垂，轻描淡写地转移了话题。

李清佑推了车过来，将果篮在车把手上挂好，他跨坐在车座上，两脚轻松地撑在地上。虞璟抱着花，坐上了后架。

她并没有像一般的女生那样搂住男朋友的腰，只是抱紧了花束，说了一声：“可以走了。”

李清佑早已习惯了她的独立，轻轻一蹬脚踏，自行车的两只轮子欢快地转起来。

李清佑一路上都在絮絮叨叨地安慰虞璟：“我父母人很好的，你不用担心。放心，一切有我。”

虞璟嘴上虽然淡淡地应着，心里却不是没有感动的。

李清佑的家住在教工三村，家里算不上大富大贵，也就是小康而已。他妈妈钱

芳洁是初中老师，爸爸李凯威是银行职员。

李清佑锁了车，牵了虞璟的手上了三楼。钱芳洁听见脚步声，早已经开了门等着他们。刚看见虞璟，钱芳洁就一把拉住她的手，“你就是阿璟吧？我们家清佑经常提起你。”

“阿姨您好。初次登门，因为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买了些花和水果。”虞璟举止大方得体，钱芳洁对她的印象很不错。

换了鞋进了客厅，钱芳洁端出果盘，又吩咐自家儿子照顾好虞璟，便去厨房忙饭菜了。等母亲进了厨房，李清佑凑到虞璟旁边，“怎么样，我妈妈人很好吧？”

“嗯，怎么没见到你爸爸？”虞璟问道。

“我爸今天在银行值班。”李清佑解释道，“对了，你会做家事不？”

虞璟眉毛一挑，“你关心这个干吗？”

李清佑轻弹她的脑门，“傻啊你，会做家事的话还不赶快去你未来婆婆那里献献殷勤。我妈这辈人还是旧式的做派，喜欢贤惠的女孩子。”

“我还不是你们家媳妇呢，你别想榨取我的剩余劳动力。”虞璟瞄他一眼。

吃饭的时候，钱芳洁特地留心了虞璟的吃相。她的吃相很优雅，不仅碗筷相碰没有声音，连咀嚼吞咽也听不到一丝声音，看得出来家教很好。

“阿璟啊，听清佑说你是读建筑设计的，你是女孩子，读这个应该挺辛苦的吧？”

“还行。”虞璟眉目间神色从容。

“妈，阿璟成绩很好的。他们系里的特等奖学金每学期都是她拿。”李清佑插了一句。

钱芳洁扫儿子一眼，有了媳妇忘了娘的臭小子，“阿璟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啊？”

虞璟手里的筷子搁下了，她慢慢扬起脸，很镇定地看向钱芳洁，嘴角似乎还挂着淡淡的笑容，“他们都死了。”说完又举起筷子，从瓷盘里夹起一片笋尖，微微张开嘴，小口小口地将笋尖吃进去。

气氛顿时凝滞。

钱芳洁的眉头已经拧成了疙瘩，她不悦地瞪了儿子一眼。李清佑也呆住了，两个人在一起一年多，虞璟从来不提自己的家庭情况，他也不好开口问。

“那虞璟你这些年都是一个人生活吗？”

李清佑的妈妈已经改口了，开始连名带姓地称呼她了呢。

“嗯，一个人。”虞璟轻轻地抽出一张纸巾，擦擦嘴，“阿姨您的厨艺真好，感谢您今天的招待，我还有事，就先走了。”